

敦
煌
學

敦煌學會編印

敦煌學研究中心
第二十一輯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XI

1.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一）	潘重規	1
2.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二）	潘重規	29
3.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三）	吳富森	33
4.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四）	吳富森	41
5.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五）	吳富森	63
6.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六）	吳富森	71
7.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七）	吳富森	79
8.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八）	吳富森	91
9.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九）	吳富森	107

敦煌學研究中心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Taiwan R.O.C. 1998

敦煌寫本中人名文化內涵

洪藝芳

一、前言

姓名是代表一個人的符號，它在一定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下產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時代、歷史發展的一些信息。當然也因自然、社會發展的不同，而具有強烈的時空特色。因此，透過姓名的分析，可以顯示當時民族的來源、社會制度、宗教信仰、風俗時尚和價值觀念等等，是研究社會歷史和文化史相當豐富的資料。

敦煌是歷史文化名城、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出塞和入關、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在此特殊條件下所產生的姓名是值得注意的。因此，藉由敦煌寫本中人名分析，探究其蘊含的文化內涵，應是具有意義和價值的。

本文擬由英國和法國的敦煌卷子索引，匯集唐至宋初的寫本中四千一百餘位人名¹，作為研究對象。將所有人名依其姓氏和名字，分為兩大類，分別據其特色和頻率，歸納分類，另兼述姓名連貫的含義，藉以顯示當時的文化內涵，包括其間嚴重的異族入侵、絲路的中外往來，以及儒家思想的教育、宗教的信仰、社會習俗等等。期能透過此分析，對敦煌的人名及其文化內涵有進一步的瞭解，並透顯出其與中國內地的人名文化有何共性和殊性，呈現其在中國人名文化史上的意義。

二、敦煌寫本中姓氏的文化內涵

姓和氏，在春秋以前是兩個概念。《資治通鑑·外紀》：「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表明，姓為一宗族的標誌，氏是同姓大族的分支。清·顧炎武《日知錄·氏族》中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因此，自漢以來，姓和氏便混同了。²

姓氏來源與歷史文化的特點有密切關係，而敦煌在歷史上是一個民族雜居的地方，因此，藉由敦煌寫本中一百三十餘個姓氏的來源狀況，當可呈現敦煌當時的歷史文化特點。茲按姓氏數量的多寡排列如下（僅羅列前一百個姓氏）：

¹ 姓和名相同者，雖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人，但為避免重複多次計算，故本文以較保守方式，將同姓同名者合併為一條。

² 見郭錦桴《漢語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06，頁291。

1.張517	2.王275	3.李259	4.汜256	5.索228
6.陰172	7.安147	8.宋130	9.曹112	10.劉111
11.令狐105	12.楊085	13.鄧078	14.趙074	15.康071
16.吳071	17.馬068	18.唐060	19.陳054	20.高051
21.梁048	22.閻047	23.郭047	24.翟046	25.孔042
26.董041	27.石041	28.薛035	29.羅033	30.龍033
31.樊033	32.賀032	33.何032	34.程027	35.史026
36.杜025	37.孫024	38.呂023	39.賈021	40.徐021
41.田021	42.孟018	43.周017	44.朱017	45.白017
46.蘇016	47.韓016	48.盧015	49.范015	50.米014
51.馮013	52.鄭012	53.胡012	54.姚012	55.竹012
56.竇011	57.武011	58.辛011	59.尹011	60.陽010
61.常010	62.崔010	63.袁010	64.成010	65.裴009
66.傅009	67.任009	68.蕭008	69.彭008	70.郝008
71.侯008	72.申008	73.黃007	74.畫007	75.段007
76.富006	77.蔡005	78.雷005	79.莊005	80.荆005
81.利005	82.以005	83.凝004	84.潘004	85.慕容004
86.黑004	87.許004	88.祝004	89.韋004	90.卑004
91.沈004	92.全004	93.水004	94.闕003	95.嚴003
96.霍003	97.歐陽003	98.隋003	99.進003	100.渾003

由上表的姓氏可知民族交替融合是敦煌姓氏的特點，因為有敦煌一帶傳統的漢姓、有源於周邊和西域民族的胡姓等等。

張氏、王氏、李氏、汜氏、索氏、陰氏、杜氏、馬氏、羅氏、竇氏、劉氏等姓氏，姜伯勤在《敦煌社會文書導論》中利用歷史文獻、敦煌名族志與家傳的考證，這些都是原出敦煌一帶的名族。³

康氏出於康國，安氏出於安國、石氏出於石國、何氏出於何國、曹氏出於曹國即《西域記》的劫布咀那國、米氏出於米國即《西域記》的弭秣賀，這些例子可以從姓氏上推測出他們是中央亞細亞來源，即所謂「昭武九姓」的少數民族，此外，還有龜茲的白氏、疏勒的裴氏等等，⁴這些敦煌周邊和西域的少數民族，其胡姓後來融入了漢姓，且由上表可知唐至宋初，其排名都在前五十名，裴氏排名第六

³ 參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頁42-76。

⁴ 參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04，頁10-24。

十五，證明當時已成爲敦煌的大族、大姓。

因此，由敦煌寫本中的姓氏來源可知，敦煌傳統的漢姓、少數民族和西域的胡姓的共同存在和發展擴大，體現了敦煌姓氏的演變特點——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三、敦煌寫本中名的文化內涵

華夏人名系統中姓氏在前，名字在後。姓氏有傳承性，世代相傳，不由個人選擇，名字則由長輩所命名，或自己成長後改名，仔細分析這些人名，不難發現名的本身有其時代、歷史和地域的特徵，這種特徵揭示了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的內涵。

（一）民心思定

敦煌寫本中的人名出現次數僅次於「奴」字的有「定」119次、「保」和「住」各86次、「興」81次、「安」78次，這些字眼大多意涵安定、和平、興盛、保持或保住某種盛況…等，其中意義最明顯者莫過於取名爲「安住」者有9人（王、令狐、張、曹、賀、陽、薛、羅、董）、⁵「保定」7人（孔、王、索、馬、曹、陰、賀、列）、「安定」4人（令狐、李、郝、張）、「再定」3人（宋、郭、楊）、「興國」3人（安、周、曹）、「和國」2人（王、索）、「願定」2人（馮、韓），此外，還有崔安居、龍祐定、張海清、陰海清、陰海晏……等，這些人名都表達了民心思定和希望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意思，這是源於當時的時代政治背景。因爲敦煌在唐代是異族騷擾頻繁的地區。唐初，西突厥不停的擾亂西北，切斷絲綢之路；中唐，安史之亂後吐蕃乘機奪取河西隴右地區；唐朝後期，吐蕃也一度占領敦煌，直至九世紀中期，在張議潮率領下，才奪回沙州，恢復安定。因此，在這種長久動盪不定的局面下，造成人們在命名時，具有明顯的民心思定願望在其中。

（二）宗教色彩

敦煌由於地處絲綢之路的要衝，東西方交通的樞紐，世界上著名的宗教都競相傳入敦煌，造成敦煌地區信仰的宗教是博雜的，有佛、道、摩尼教、景教、祆教等。以下探討敦煌寫本中的名字所透顯出的宗教色彩。

1. 佛教

南北朝時期，隨佛教影響的擴大，已有不少人使用與佛教的神將有關的名

⁵ 此表示同名但異姓者，本文爲方便羅列，將同名異姓者之姓列於括弧內。下文皆同。

字。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十五有「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為名」說：

北朝時人，多有以神將為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鍾葵，元叉本名夜叉，其弟羅成名羅剎。孝文時又有奄人高菩薩。爾朱宋子一名叉羅，一名文殊。梁蕭淵藻小名迦葉。隋時漢王諒反，其將有喬鍾葵。隋末有賊帥宋金剛。唐武后時，嶺南討擊使上二閻兒，一曰金剛，一曰力士，即高力士也。

這裡提到的名字，除鍾葵外，都與佛教有關係。⁶而蕭遙天在《中國人名的研究》中進一步指出：

自漢季佛法東漸，至六朝而盛，張陵的五斗米道也於此時盛行，故當時的知識份子，思想多是仙佛聖賢雜揉，命名也受影響，小名已不少僧哥、摩訶之類。觀《南北史表》，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僅次於「之」字。……此外有王曇首、王曇亨、荀曇、李瞿曇、姚悉達、周法僧、殷梵童、劉法護、姚菩提、崔目連，陳的顯官蕭摩訶，尤為出色。

這裡使用佛教詞語為人名是顯而易見的。⁷

而唐至宋初敦煌寫本中的名字，佛教僧尼的各種法號不計在內，從一般人的名字來看，名字中含「佛」字者有20人，其中「佛奴」便占8人之多（安、李、唐、索、張、趙、列、樊），「佛婢」1人（吳）；「闍梨（黎、梨）」18人；含「僧」字者（僧政、僧統除外）有11人，其中「僧子」2人（吳、趙）、「僧奴」1人（張）；此外，尚有梁沙門、安達摩、杜金剛、梁金剛、賀力士、宋普賢、羅般若、羅法光、孔歸依、王梵志、宋修持、石修行等等。這些帶有明顯佛教色彩的人名，是因敦煌地當宗教東西交流要衝，地接佛教的第二故鄉西域，接觸佛教較早，處於最先取得西域佛教的位置，且歷經喪亂，迄無寧日，多萌生出世之念，所以此區域佞佛風氣，甚於內郡。僧尼、佛寺亦占相當的比例。⁸因此在人名上的反映便是具有強烈的佛教思想，諸多人名不但是前所未見，而且佛教色彩更甚於前代。

2. 道教

在本土宗教中的道教很有力量，且歷史悠久。除了多名道觀外，敦煌遺書中還保存著不少道經和齋蘸文字、占卜等傳統信仰情況資料。而敦煌的道教源遠流長，可上溯至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道教勃興，隋朝敦煌也有道士活動。至唐有

⁶ 見呂叔湘《南北朝人名與佛教》，《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頁241。

⁷ 見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馬來西亞：檳城教育出版社，1979，頁61-62。

⁸ 參蘇瑩輝《敦煌學概要》，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12，頁176。

題記為「天寶十載七月十七日道學博士索肅林記之校定」，索氏為敦煌望族，在敦煌設有道學及道學博士。唐代沙州多設道觀，在敦煌著姓索、馬、汜、閻、張諸氏中，均有人服膺道教。在沙州有許多道經與「受戒」——法師與弟子的傳授規約，還有道教典籍在六十種以上。同時，在佛教統治下的敦煌聖地，敦煌遺書居然保存唐代詩人歌詠道教古蹟神話難得的道家詩卷，表明敦煌地區道教思想久為流傳。⁹

道教在敦煌地區的興盛，在敦煌寫本中的名字有「之」、「道」、「玄」、「仙」、「鶴」等字乃是信仰道教的一種重要遺跡。茲按數量多寡羅列於下：

- ①仙：王仙、王仙周、王仙尚、王庭仙、王景仙、令狐仙仙、司空仙鶴、史奉仙、安仙仙、宋承仙、李仙仙、李仙光、牢仙朝、卑仙鶴、張仙光、張仙進、曹仙、陳仙期、楊仙章、葛仙公、劉孝仙，共21人。
- ②道：王道員、王道深、白道興、令狐道奴、任道、安道進、成公道、李道胤、辛道度、索道貞、索懷道、張居道、張道宗、張慶道、賈道真、閻玄道，共16人。
- ③之：王君之、王羲之、安之晟、宋之問、武誼之、索速之、索順之、寇謙之、張之中、張文之、曹計之、湯房之、蕭望之，共13人。
- ④玄：尹玄亶、史玄晏、李玄其、周玄福、孫玄爽、索洞玄、張玄逸、郭子玄、葛玄、劉玄、歐陽玄哲、鄭玄、閻玄道，共13人。
- ⑤鶴：司空仙鶴、卑仙鶴、索崇鶴、張鶴、張鶴子、趙明鶴、薛鴻鶴，共7人。

以上這些名字與道教的信仰應有一定的聯繫。其中「道」字或許亦與佛教有關，因中國和尚也有用道字命名的，如道安、道生、道林（支遁）都是很有名的。可見道字，除一部分與道教有關外，可能一部分是與佛教有關的。

此外，敦煌寫本的名字中有「善」字73人、「真」字39人、「妙」24人，這些字眼有的或與宗教無涉，但亦有一部分或與佛教或道教信仰是相關的。

3. 祆教

敦煌寫本中的名字出現特殊的「苟」和「狗」字，茲列於下：

- ①苟：「苟子」6人（王、汜、宋、馬、陰）、「苟奴」3人（宋、李、高）、「苟兒」3人（宋、索、翟），其他尚有史苟仁、安金苟、安苟苟、李玉苟、索豬苟，共17人。
- ②狗：吳狗奴、鄧狗五。

考敦煌寫本中「狗」多作「苟」字，如〈目連緣起〉中：「…未得生於人道，託蔭王城內，化爲女苟之身，終朝只向街衢，每日常食不淨。」¹⁰由後段重複

⁹ 參敦煌市志編纂委員會《敦煌市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06，頁760。

¹⁰ 見潘師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頁8·14。

敘述的韻文「…慈母當時離地獄，又向王舍作狗身，終日食他人不淨…」可證「苟」應作「狗」，因此，敦煌寫本中人名「苟」或本應作「狗」，而「狗」這種動物或與粟特人祆教崇拜有關。

祆教在中國又被稱為火教、拜火教、火祆教，原是瑣羅亞斯德教，是古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在公元前七世紀創立的，北魏自波斯傳入。敦煌則在則天皇帝天授年間，原居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遷移至沙州地境，置從化鄉以安置。粟特人信仰祆教，在安城築二十龕祆祠：「祆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廿龕，其院周回一百步。」唐代沙州城或沙州全境，對於祆神信仰，祆廟的建立，極為熱烈。而祆廟在敦煌人的精神生活當中，很受重視，香火甚盛。¹¹

在祆教（瑣羅亞斯德教）中，狗是神聖的。因為敦煌白畫P.4518（24）有手持盤中犬的女神（詳見下圖）



將此持犬女神白畫與粟特地區的粟特神比較，證明敦煌白畫中所繪實為一粟特神，又根據火教經《阿吠斯陀》對犬視為神聖，得知狗確與祆教有關。狗的特殊地位，正是祆教的一種時代特徵和崇拜。¹²

因此，敦煌寫本中取名為苟（狗）者，或正是與祆教的信仰和崇拜有密切關係，或與敦煌的風俗迷信有關（於下文「風俗民情」中說明）。

（三）儒家教育

中國的文化一向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敦煌地區和唐王朝統治下的其他地區一樣。在唐代，敦煌教育已蔚然成風，在敦煌城內州衙西三百步設有州學，州學之下，敦煌縣設有縣學。私學則包括私人學塾和寺學。官私學校均以教導孝敬父、

¹¹ 同註10，頁761。

¹² 參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79-185。

師，忠君報國為主旨，所用教材則以儒家經典為主。敦煌遺書中保存下來的《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易經》、《左傳》、《禮記》、《文選》寫本，其中不少是當時州縣學校、私學或學生們的遺留物。¹³由此可知敦煌亦是強調儒家教育的。

儒家的重視禮制、道德修養，仁、義、禮、智等成為社會的精神支柱。在敦煌寫本名字中，可窺見倫理精神的取名，多用美德的詞彙命名。茲按人數的數量多寡略舉如下：

- ①信：有69人以「信」命名，如：孔正信、范友信、高盈信…等等。
- ②義：儒家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敦煌寫本中以「義」命名者有60人。如：水義全、王弘義、王義信、王義通…等等。
- ③賢：有46人，其中名字為「賢者」者有8人、「賢子」4人，此外，有王賢君、汜賢信、吳英賢、吳儒賢、李思賢、李賢集…等等。
- ④忠：有37人，如：董元忠、劉孝忠、劉敬忠、趙惠忠…等等。
- ⑤智：有27人。如：王正智、李智通、侯定智、索悟智…等等。
- ⑥仁：儒家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仁者愛人」。敦煌寫本中有25人以「仁」命名。如：索仁節、馬仁壽、陰仁貴、黨仁愛…等等。
- ⑦孝：孔子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以「孝」命名者有14人。如：「孝義」者3人、「孝順」者2人，其他尚有唐孝敦、高孝宜、高孝通、趙孝謙…等等。
- ⑧禮：有11人。如：尹嘉禮、吳元禮、索思禮…等等。
- ⑨聖：有3人。如：元聖威、李聖天、樊崇聖。

敦煌寫本中以雙字為名者，有的不只一字、甚有二字均是以儒家思想的字眼命名，如：孝義、義信、賢信…等，可見其強調之甚。但無論如何，這些以傳統美德的詞彙命名，反映人們道德精神的取向，即使是僻處西北的敦煌地區亦重視儒家的倫理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弘揚儒家思想，做一個高尚的人。

(四) 時代風尚

敦煌寫本中，出現以「胡」、「奴」如此特殊的字眼命名的情形，分別說明於下：

首先，敦煌寫本的名字中有「胡」字21人，其中「胡子」4人（索、康、張、

¹³ 參寧可、郝春文《敦煌的歷史和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12，頁61。

賀)、「胡兒」3人(安、趙、列)、「丑胡」2人(王、令狐)、「胡胡」2人(安、陰)等，還有宋榮胡、侯山胡、李多胡、胡千胡、索胡、康胡羅、張胡□、董胡八、翟榮胡等等。甚至有以蕃胡為名，如李迴鶻、安鶻兒、翟突厥。這類名字或與當時的時代風尚有關。

因中國在中古時期的唐代與外族往來尤甚。而蕃胡入唐，影響於中國文化生活甚巨。人們的衣、食、住、行都愛西域之風的薰染，而好胡餅、胡服、胡床、胡帳、胡笛和胡舞等等，崇尚西域已成為時髦的風氣。元稹的〈法曲〉詩云：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使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沈多咽絕，春鶯轉罷長消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粉泊。

這詩作反映唐代崇尚西域異邦的風氣熾盛。¹⁴而唐代的敦煌正是蕃族盛居之處，或亦感染此種崇尚胡風的作法，因此必然會在命名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語言遺跡。

此外，敦煌寫本的名字中「奴」字高居敦煌寫本中人名的首位，有147人，其中除了在前文宗教色彩中已討論的「佛奴」外，有「奴子」19人，「醜奴」6人、「丑奴」3、「苟奴」3、「狗奴」1，其他諸如：尹善奴、王吉奴、王金奴、王像奴、史奴奴、汜鐵奴、石玉奴、安天奴、安清奴、安黑奴、吳頽奴、宋惠奴、宋慶奴、周藥奴、孟伏奴、孟憨奴、索千奴s索文奴、張國奴、曹小奴、張換奴、張殘奴、蘇流奴…等等比比皆是含有「奴」字的名字，造成敦煌人名的一大特色。

「奴」字的命名或與當時的社會風尚有所關連。因敦煌吐魯番地區從初唐到盛唐都流行買賣奴婢，其比例數字是頗高的，我們可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知道奴婢占總人口約百分之九左右，比重甚大。¹⁵此外，敦煌文書中「奴婢買賣文書」亦可窺見：

客王修知牒稱：「今將胡奴多寶，載拾參，□惠溫，得大生絹貳拾壹匹，請給賣人市券者。」依安神慶等款保前件人，奴是賤不虛。又，胡奴多寶甘心□修智，其價領足者。行客王修智出賣胡奴多寶與□□絹貳拾壹匹，勘責扶同，據保給券，仍請郡印，□□□罪。……¹⁶

由此敦煌文書可知當時奴婢買賣的廉直。因此，「奴」字名之多或許正反映

¹⁴ 同註2，頁276-277。

¹⁵ 參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11，頁64-69。

¹⁶ 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從一件奴婢買賣文書看唐代的階級壓迫。轉引自謝師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12，頁263。

了當時敦煌吐魯番地區奴婢買賣風氣的盛行。

然而，「奴」字除了或與當行敦煌奴婢買賣風氣盛行有關外，另一方面，「奴」或許是當時語言的情況，根據潘師重規的考證，「奴」字在敦煌卷子中是自稱，沈醒園亦指出，自稱奴絕無卑賤之意，只是謙稱而已。¹⁷因此，在敦煌寫本名字中的「奴」或為當時語言的用法，僅為自稱或謙稱之意。

（五）風俗民情

敦煌寫本中名字多苟（狗）字，或與祆教對狗的信仰崇拜有關（前文宗教色彩中已說明），然而另一方面苟（狗）或正反映敦煌當地的風俗民情。

狗在古今的標準並不完全相同，現今社會中，許多罵人的話多帶狗字，然而在唐代敦煌人家中經常養狗。狗對敦煌唐人生活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看守門戶、運送雪橇、陪伴家人均不可缺少。故仍殘留有對狗的崇拜，即對狗的一舉一動，都認為預示著人的吉凶禍福。P.3106等卷記載著狗縮鼻有預兆、狗在坐席上屙屎，認為是一種「君子高遷」的吉兆，但狗在床上屙屎，則是大凶兆。而狗長嚎，必有凶兆。總之，敦煌民間對狗是崇拜的，狗的一舉一動都被賦予了神性或魔法性。狗的預兆，是敦煌信仰風俗中預兆感的特色。¹⁸

此外，P.2661記載：

□□人家法，取狗頭目燒作灰，和狗脂塗四壁下，家□舉莫向東，悉皆走去，大驗。

這可能是一種保障家宅安寧的驅邪法。用此法有「家□舉莫向東」的禁忌。狗有護宅作用，故其灰與脂也能驅邪。¹⁹這是關於狗的迷信傳說。

或許就基於上述的因素，所以在敦煌寫本中的名字便直接反映出敦煌地區對狗的風俗崇拜和迷信的風俗。

（六）重男輕女

敦煌寫本中女名有程進子、程回子、黑子、尙子、足足、董長兒、索昌子、姚醜兒等等，「進子」是希望上天送給他一個兒子；「昌子」是希望兒子能多點；「回子」是這胎生了女孩，希望下一胎是個男孩，「足足」表示女孩已足夠了、不復需要，不願再生女孩的意思。這表明了敦煌社會是重男輕女的。

但是，敦煌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下，再仔細觀察女名，發現在後世婦女名字的

¹⁷ 參潘師重規〈論敦煌寫本唐昭宗菩薩蠻詞答毛一波先生〉，《敦煌詞話》，台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03，頁42-51。

¹⁸ 參高國藩《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江蘇：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12，頁236-238。

¹⁹ 同註16，頁283。

研究中，女性化的名字，如：蘭、梅、芳、霞等，最受注目，這類名字也是婦女名字的主體。²⁰然而敦煌婦女的名字，除了帶有宗教色彩的名字真、仙、妙之外，幾為帶「娘」字之名，共41人：李大娘、康大娘、霍大娘、令狐大娘、盧二娘、范二娘、陰二娘、馬二娘、馬三娘、賀三娘、宋七娘、王買娘、令狐娘子、司徒娘子、汜太娘、汜心娘、汜性娘、汜團娘、安娘娘、宋客娘、宋家娘子、扁娘、索汜娘、索娘子、索意娘、索擔娘、張英娘、陰定娘、陰宜娘、劉住娘、劉富娘、劉縱娘、潘娘、薛母娘……等等。²¹除此之外，敦煌寫本中婦女名字很少是女性化的，而有不少的男女通用名，如：郭伏力、曹明咒、王尙品、程勝光、程法力、程堡主、趙光明……等等，這些與男子的名字差別不大。它說明了敦煌社會雖然重男輕女，但在名字上所顯示的，對男女的期望相去不甚遠，至少在婦女柔弱卑婉的一面不甚強烈，也就是在男女性別的強調上，尚不如後世之甚。這是敦煌女名的重要特色，值得重視。

(七) 期許希望

名字多由家長所命，命名時多不僅只是個符號而已，大多寓含有對他的期許和希望。在敦煌寫本中這類名字亦不少，諸如：

- ①期其多福多壽：如：田福子、安福、李福延、李福紹、孫智壽、張壽、樊繼壽等等。
- ②期其有高尙人格：如：王賢者、吳儒賢、孔正信……等（已於前文儒家教育中說明）。
- ③期其人生富貴、騰達：如：吳富貴、孔富昌、汜再昌、李進興、王大器等等。
- ④期其光宗耀祖，昌大後裔：如：楊德祖、令狐良嗣、張長繼、令狐嗣宗、杜嗣先、周興嗣、安承嗣、竹子昌等等。

以上命名者的期許是積極的一面，希望能賜福；亦有消極一面的期許，希望能免除無益的事，如：王消愁、張離念、張離煩……等等。無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期許希望，只是代表命名者的心理狀態不同，然卻都蘊含著對被命名者的期許的深意。

²⁰ 參鄭寶儀《華夏人名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11，頁249-257。

²¹ 娘和娘子是婦女的通稱，由來已久，婦女稱謂中多有「娘」字，所以女名中也多用「娘」字。鄭寶儀《華夏人名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11，頁253）提及「『娘』字後來多是廣大農村或社會下層婦女的名字，清代俞樾在《春早堂隨筆》中曾提到，他在會稽禹寺曾見到唐代開成五年的『往生碑』，上刻『徐十一娘、呂三娘、陳卅一娘、梁十一娘、鄭大娘、高二娘……』，共計30個婦女，均以數序為名。」而本文敦煌寫本中含有「娘」字的名字亦多以數序為名，這或與敦煌的民眾結構以農民最多有關。

(八) 其他

命名，是相當慎重的，然而亦有十分不雅而不合公認的道德標準的難聽名字，即所謂的「醜名」和「惡名」，敦煌寫本中便有含「醜」、「憨」、「惡」等醜名和惡名，茲列於下：

- ①醜：名字中有「醜奴」者6人、「醜子」6人、「醜兒」4人、「伯醜」3人、「醜醜」3人，尚有汜面醜、馬醜女、馬醜定等等，共26人。
- ②憨：名字中「憨兒」者8人、「憨子」6人、「憨奴」4人、「憨憨」4人，安憨、沈尙憨、高憨灰、程憨多、鄧憨多，共27人。
- ③惡：張惡眼，1人。

這些醜名和惡名是在敦煌寫本名字中最難理解的，是受老莊思想兩極轉化觀念的影響，使反其道而行，即期望其長大聰明，卻反而取「憨」名。亦或是取惡名醜名，取易生易養之意，則尚無足夠的資料可供證明，只有存疑了。

上述探討了敦煌寫本中姓、名的文化內涵，而姓和名連貫亦有其文化內涵，如：唐興盛、安全子、孔明亮等等均是，除了其給人印象深印之外，更具有其顯明的意義。

敦煌學研究中心 四、結論

敦煌地理位置居中西文化的樞紐、絲路的要衝等等，在中國文化上有著特殊的地位，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當時的歷史時代、社會文化背景已有所改變，但在敦煌寫本中的人名卻穩定性的保存了當時文化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本文分析唐至宋初敦煌寫本中的人名，一方面瞭解人名的特色；另一方面藉以透顯敦煌的人名在姓名和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的內涵和意義。

敦煌寫本中姓名的文化內涵，具有中國內地人名的共性，亦有其殊性。共性，在名字方面，蘊含對被命名者的期許和希望，另外，便是一些不可理解的惡名和醜名；以及在姓名連貫的文化內涵上，是具有顯明的意義。而殊性，在姓氏方面，敦煌寫本的姓氏來源，包含敦煌傳統的漢姓和胡姓的共存擴大，代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演變特點；在名字方面，其一體現了在異族侵擾下民心思定的強烈願望；其二敦煌宗教博雜而興盛，故名字與佛教、道教和祆教的宗教信仰、崇拜有密切關係；其三是敦煌即使僻處西北，亦受儒家倫理教育的影響，故名字多美德的詞彙；其四反映了敦煌的胡化和崇尚胡風以及奴婢買賣風氣的盛行；其五顯出敦煌人們的風俗，即對狗的崇拜和迷信；其六呈現敦煌雖重男輕女，然強調女性特質的名字卻極少，不少男女通用名，顯出對男女的期望，不若後世相去之甚。是敦煌女名

的重要特色。

因此，通過對唐至宋初敦煌寫本人名的分析，可透視敦煌在唐至宋初其人名中所蘊含的時代社會文化內涵、特色和意義，這或可在中國內地的人名文化之外，為中國的人名文化史填補某些空白。

敦煌學研究中心

敦煌學研究中心

敦煌學 第二十一輯

編輯者：敦煌學會

出版者：敦煌學會

通訊處：嘉義民雄郵政二之五六信箱

總經理：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一三八號十樓之一

電話：三二一九〇三三

傳真：三五六八〇六八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